

莎士比亚全集

William Shakespeare

Anthony and Cleopatra



中英对照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梁实秋译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远东图书公司

中 英 对 照

莎士比亚全集 35

Antony and Cleopatra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全集. 35,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英) 莎士比亚著; 梁实秋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1.7

ISBN 7 - 5043 - 3703 - X

I . 莎… II . ①莎… ②梁… III . 英语 - 对照读物, 戏剧 - 汉、英 IV .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486 号

《莎士比亚全集》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1 - 1958 号

本书版权属台湾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简体字版由台湾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中 英 对 照

莎士比亚全集 35

Antony and Cleopatra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逐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之最长的一部，计三千九百六十四行（据Shakespeare Society Transactions, 1874, p.354），也是分景的数目最多的一部，计五幕三十八景（据牛津本）。这出戏是莎士比亚的三大罗马剧之一，介于 *Julius Caesar* 与 *Coriolanus* 之间。这部作品，就整体而论，可能比莎士比亚的被公认的四大悲剧略有逊色，但其绚烂多姿之处在全集中仍占着杰出的地位。

一 著作年代与版本

这部悲剧大概是作于一六〇七年之末或一六〇八年之初。

一六〇八年五月二十日书业公会登记簿上有两项记载，书商 Edward Blount 同时登记了两部剧本，一是 *The booke of Pericles prynce of Tyre*，另一部便是 *Anthony and Cleopatra*。虽然没有写明著者姓名，但显然的即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前一部剧本翌年（一六〇九）出版，后一部则似乎是从未付印，可能是被剧团阻止，亦可能是已出版而未流传至今，但后一可能性则很小。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一六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书商 Edward Blount 与 William Jaggard 二人联名一下子登记了十六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其中六部悲剧包括了《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在内，并且说明这十六部剧本是“没有被别人登记过的”，而我们知道 Blount 早已于一六〇八年登记过这部剧本。为什么《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要重复登记？C. Knight 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题，并且从而否定一六〇八年登记的那部剧本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从而否定一六〇八年是这部戏的著作年代。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个人可否这样揣想：一六〇八年登记的剧本假定根本没有出版，Blount与Jaggard两个人是一六二三年“第一版对折本”的共同出版商，那十六部剧本一次登记即可完成全部的登记手续，如果把《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剔除固未尝不可，但重复登记亦无妨于事，何况前一次登记是Blount一人的名义，第二次是两人的联名，并且与“没有被别人登记过”一语亦无矛盾，因为Blount“自己”当然不是“别人”。

总之，此剧没有四开本，我们现今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六二三年“第一对折本”里的本子。莎氏之剧本如在对折本之前先有四开本行世，固可供校勘家参照比较，如果根本没有四开本，亦可省却不少麻烦。

根据Prof. Ingram所作的“音节测验”（见New Shakespeare Society Transactions, 1874. p.450），《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一剧所显示的使用 light endings 与 weak endings 之频繁，足可证明此剧之写作年代是属于莎士比亚的写作过程中之“weak-ending period”，更确切的说，是莎士比亚的第二十六部戏。所谓“音节测验”是确定莎氏作品写作年代之一种可靠的方法。在莎氏创作生涯的前四分之三里，他在一行之末很少使用 light-endings，如 am, are, art, be, been, can 等字。weak-endings 如 and, as, at, by, for, from 等字则几乎绝对不用，到了他最后四分之一的创作生活中则一反比例，《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含有二十八个 weak-endings，以前任何戏最多不过两个。

二 故事来源

在故事方面，此剧紧接着《朱利阿斯·西撒》，莎士比亚仍

然是取材于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传》(Plutarch's "Life of Marcus Antonius")。他使用的是North的英文翻译本（一五九五年刊）。这英文翻译本是从一五七九年的Amyot的法文本转译的。但这英译本的文字是非常优美而生动，是莎士比亚的好几部戏剧的故事资料之主要的来源。

本剧的故事自西撒被刺后四年开始，即纪元前四十年，到安东尼之死，即纪元前三十年，前后十年。在开始时，安东尼是罗马三巨头之一，统治着富饶的东方，正是他的全盛时代，普鲁塔克有相当完备的记载，但是莎士比亚照例的选择几个片断加以安排，有时候非常忠于普鲁塔克，几乎是翻译North的精致的散文为更精致的无韵诗。例如安东尼初次会见克利欧佩特拉之一段绚烂的描写（第二幕第二景），预言者与安东尼的一段对话（第二幕第三景），最后克利欧佩特拉死时的情节（第五幕第二景），都明显的表示出莎士比亚甚至有时候在字句间也紧紧的追随着North的普鲁塔克。当然，这不是说莎士比亚在这一部戏里缺乏创作性，相反的，莎士比亚在这戏发挥了高度的创作性，他创作人物，他创作对话，他创作深刻的人性的描写。Coleridge说：“在莎士比亚的所有的历史剧里，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绝对的是最令人惊叹的。没有一部戏在细节上这样的忠于史实，同时在很少的作品里这样深刻的令人感觉到一种美妙的力量……。”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p.315)

三 舞台历史

此剧分景过多，第三幕有十一景第四幕有十三景之多，这对于伊丽莎白时代之既无台幕又鲜背景的舞台是不成问题的，“第一对折本”根本就不分幕景，在开端处有“第一幕第一景”的字样，以下即没有继续标明幕景，在当时的舞台上表演亦根本没有

分幕分景之必要。一段情节紧接着一段情节上演，无论变得如何迅速，观众是能理解的。但是在现代化的舞台上，要换布景，要产生写实的效果，此剧便很难上演。从新古典主义者之依附“三一律”的观点来看，此剧更是谬误百出。因此，很不幸的，此剧在舞台方面就被搁置了一百多年。在一六四二年以前此剧没有上演的纪录。复辟（一六六〇年）以后此剧更无上演的希望，因为此剧的地位完全被德莱顿（Dryden）的“*All for Love*”（一六七七——八年）所代替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莎士比亚的这一出戏被德莱顿所遮掩了。

德莱顿的这一部作品现在已很少人读，虽然这一部作品是他的杰作。一般崇拜莎士比亚的人常无意中对这一作品加以过分的贬抑，其实这是不公道的。德莱顿的戏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改编，完全是另起炉灶的创作，他根据当时的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来处理这一段千古风流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是一个有世界规模的大悲剧，时而在罗马，时而在埃及，德莱顿则把背景集中在亚力山大城，把时间缩短到安东尼在亚力山大城被围以后，把故事范围缩小，一方面是大将凡提底阿斯，朋友都拉贝拉，妻奥大维亚，一方面是克利欧佩特拉，双方争取安东尼的心。从舞台技术看，德莱顿的戏是较适于近代舞台的演出。德莱顿模仿莎士比亚的地方也不少，最主要的是他抛弃了他的双行韵体而采用了无韵诗体。从若干方面看，德莱顿的戏和莎士比亚的戏比照对读是极有兴味的事。前者以修辞胜，后者以诗胜。

直到一七五九年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才被著名的演员加立克 Garrick 重新搬上舞台，剧本是经过 Capell 删改的，表演并不算成功，演了六次便撤回了。到了十九世纪，此剧才有不断的上演的纪录。被认为是 Kemble 的修改本刊于一八一三年，标题上公然注明“含有采自德莱顿的若干节段”，其目

的是要融和两个作家的长处，表演的结果并不理想。假使 Mrs. Siddons 没有一再的拒绝 Kemble 的邀请而肯担任剧中女主角，此次上演可能有高度的成功，她拒演的理由是如果她按照理想去表演她将厌恶她自己。一八七八年 Miss Rose Eytinge 在纽约上演此剧，连续数星期之久。一八八九年 Kyrle Bellew 在纽约再度演出此剧。Sardou 有改编本（未刊），由 Fanny Davenport 及 Sara Bernhardt 分别演出过。

ANTONY AND CLEOPATRA

DRAMATIS PERSONAE

MARK ANTONY,
OCTAVIUS CAESAR,
M. AEMILIUS LEPIDUS.

}

Triumvirs.

SEXTUS POMPEIUS.

DOMITIUS ENOBARBUS,
VENTIDIUS,
EROS,
SCARUS,
DERCETAS,
DEMETRIUS,
PHILO,

}

Friends to Antony.

MECAENAS,
AGRIPPA,
DOLABELLA,
PROCULEIUS,
THYREUS,
GALLUS,

}

Friends to Caesar.

MENAS,
MENECRATES,
VARRIUS,

}

Friends to Pompey.

TAURUS, Lieutenant-General to Caesar.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剧中人物

马克·安东尼 (Antony)	三执政。
奥大维·西撒 (Octavius Caesar)	
赖皮德斯 (Lepidus)	
塞克斯特斯·庞佩阿斯 (Sextus Pompeius)	
都密舍斯·伊诺巴伯斯 (Domitius Enobarbus)	安东尼的朋友。
凡提底阿斯 (Ventidius)	
义洛斯 (Eros)	
斯卡勒斯 (Scarus)	
第尔西特斯 (Dercetas)	
地密特利阿斯 (Demetrius)	
菲洛 (Philo)	
米西那斯 (Mecaenas)	西撒的朋友。
阿格里帕 (Agrippa)	
都拉贝拉 (Dolabella)	
普罗鸠利阿斯 (Proculeius)	
赛利阿斯 (Thyreus)	庞佩的朋友。
加勒斯 (Gallus)	
密那斯 (Menas)	
曼那克拉蒂斯 (Menecrates)	
瓦利阿斯 (Varrius)	
陶鲁斯 (Taurus), 西撒部下大将。	

ANTONY AND CLEOPATRA

DRAMATIS PERSONAE

CANIDIUS, Lieutenant-General to Antony.

SILIUS, an Officer under Ventidius.

EUPHRONIUS, Ambassador from Antony to Caesar.

ALEXAS,
MARDIAN,
SELEUCUS,
DIOMEDES,
}

Attendants on Cleopatra.

A Soothsayer.

A Clown.

CLEOPATRA, Queen of Egypt.

OCTAVIA, sister to Caesar, and wife to Antony.

CHARMIAN,
IRAS,
}

Attendants on Cleopatra.

Officers, Soldiers, Messengers, and other Attendants.

SCENE.—In several parts of the Roman Empire.

坎尼地阿斯（Canidius），安东尼部下大将。

西里阿斯（Silius），凡提底阿斯的属员。

优芳尼阿斯（Euphonius），安东尼遣至西撒的使臣。

阿来克萨斯（Alexas）

玛尔地安（Mardian）

塞留克斯（Seleucus）

戴奥米地斯（Diomedes）

预言者。

小丑。

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埃及女王。

奥大维亚（Octavia），西撒之姊，安东尼之妻。

查弥恩（Charmian）

艾拉斯（Iras）

官员，士兵，使者，及其他侍从人员。

} 克利欧佩特拉的侍者。

地点：罗马帝国的数部分

ACT I

SCENE I—Alexandria; A Room in CLEOPATRA'S Palace.

Enter DEMETRIUS and PHILO.

PHILO Nay, but this dotage of our general's
O'erflows the measure; those his goodly eyes,
That o'er the files and musters of the war
Have glow'd like plated Mars, now bend, now turn
The office and devotion of their view
Upon a tawny front; his captain's heart,
Which in the scuffles of great fights hath burst
The buckles on his breast, reneges all temper,
And is become the bellows and the fan
To cool a gipsy's lust. Look! where they come.

**Flourish. Enter ANTONY and CLEOPATRA, with their
Trains; Eunuchs fanning her.**

Take but good note, and you shall see in him
The triple pillar of the world transform'd
Into a strumpet's fool; behold and see.

CLEOPATRA If it be love indeed, tell me how much.

ANTONY There's beggary in the love that can be reckon'd.

CLEOPATRA I'll set a bourn how far to be belov'd.

ANTONY Then must thou needs find out new heaven, new earth.

Enter an Attendant.

ATTENDANT News, my good lord, from Rome.

ANTONY Grates me; the sum.

第一幕

第一景：亚力山大。克利欧佩特拉宫中一室。

地密特利阿斯与菲洛上。

菲 可是我们的将军的痴爱也未免太过分了；他那一对眼睛，对着队伍望着，像是全身披挂的战神一般，真是神采奕奕，如今低垂下来了，如今把目光注射在一个晒成棕色的脸庞上；他那不可一世的雄心，在战斗中能把胸前的环扣迸开，绝无半点节制，如今变成了一付风箱一把扇子，作扇凉一个埃及婆娘的欲火之用①。看！他们来了。

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及随从等上；阉人们为她打扇。

看一下你就明白，他原是世界的三大支柱之一，现在变成一个娼妇的玩物了；你注意看。

克 如果那真是爱情，告诉我那爱情有多少。

安 爱情而能量，那就太贫乏了。

克 我要给你的爱情立一个界限。

安 那么你便必须发现一个新天地。

一侍者上。

侍 有消息，大人，自罗马来。

安 讨厌；简单说吧。

CLEOPATRA Nay, hear them, Antony:

Fulvia, perchance, is angry; or, who knows
If the scarce-bearded Caesar have not sent
His powerful mandate to you, ‘Do this, or this;
Take in that kingdom, and enfranchise that;
Perform ’t, or else we damn thee.’

ANTONY How, my love!

CLEOPATRA Perchance! nay, and most like;
You must not stay here longer; your dismission
Is come from Caesar; therefore hear it, Antony.
Where’s Fulvia’s process? Caesar’s I would say? both?
Call in the messengers. As I am Egypt’s queen,
Thou blushest, Antony, and that blood of thine
Is Caesar’s homager; else so thy cheek pays shame
When shrill-tongu’d Fulvia scolds. The messengers!

ANTONY Let Rome in Tiber melt, and the wide arch
Of the rang’d empire fall! Here is my space.
Kingdoms are clay; our dungy earth alike
Feeds beast as man; the nobleness of life
Is to do thus; when such a mutual pair [Embracing.]
And such a twain can do ’t, in which I bind,
On pain of punishment, the world to weet
We stand up peerless.

CLEOPATRA Excellent falsehood!
Why did he marry Fulvia and not love her?
I’ll seem the fool I am not; Antony
Will be himself.

ANTONY But stirr’d by Cleopatra.
Now, for the love of Love and her soft hours,
Let’s not confound the time with conference harsh:
There’s not a minute of our lives should stretch
Without some pleasure now. What sport to-night?